

弘道錄卷之十三



弘道錄

府五

義

君臣之義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

府五

一

布乘黃朱賓稱奉圭無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尚

伯咸進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

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



我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
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
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命于天下則亦有
能黨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予一二
伯父尚胥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三雖
爾身在外乃心同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

錄曰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又
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皆非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康王受顧命之時太

保奉同三祭三咤此時出厥門以俟非有
異日也而首及於張皇六師正以見國之
大事此今文合於顧命良以此也其答拜
稱名皆是未踰年之事故曰義嗣德非謂
預見先憂於未然說之過矣

君臣王若曰君陳唯爾今德孝恭惟孝友于
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
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

敵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恭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錄曰愚觀周公居東三年非親自監殷也

其東人懷之也則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又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商民

府五

二

於此蓋已知明德惟馨親見聖哲之人不啻其感興也正以君陳孝友恭敬能法聖人故命以從政而啓其見賢思齊之心成王所以待君陳至矣非謂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夫而屬之孝友之君陳審如

是君臣之道狹矣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
時惟良顯執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
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紐于姦寃敗常亂
俗三細不宥爾無忍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
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并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禍

錄曰愚觀成王之詔君陳而實以詔萬世也夫明德孝友為治之本也忠順寬和效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間舉措忿疾之際或失則迎合或失則偏倚責人以所不能率人以所不由取人以所不備凡此皆非盡善之道故悉舉而歷陳之而終歸於容忍大德焉是時成王春秋鼎盛所患不能忍不能容耳而能舉以詔人則必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奚爾勿辟予曰宥

府五

三

奚伺爾勿宥而反以止辟耶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
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
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生王
綏定厥家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
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勤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
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執旌別淑
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
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惟周公

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
夷左衽罔不咸賴於小子永膺多福

錄曰愚觀保釐之命非止為殷之頑民也
蓋成王之制中分天下主以二伯自陝以

東周公主之代之者君陳也又代之者畢公也故即位之時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若矣其命之者非始往也王新即位必有告命之詞而召公為西伯獨無者豈以留相天子或史闕之歟未可知也其曰毖殷

府五

四

頑民者原其始也曰商俗殷士者周人每事監殷豈但告命之詞哉其作詩皆曰殷士膚敏有商孫子是也其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乃為國本務非孜孜於殷亦非謂周公毖殷為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

至是始可以旌別淑慝皆註者不達經文
大旨徒以恣殷頑民洛邑一方為主意遂
使保釐之大意皆為化殷之偏詞非康王
垂拱仰成之遺則也惟泥於一偏故凡註
四方無虞以康四海澤潤生民四夷咸賴
處殊增窒碍讀者所當致思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
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

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千何其訓

錄曰愚觀成王之戒殷士何其切切我夫
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鄭子臧之鬪冠楚得臣之纓玉皆以惡終
也不特此爾甘食之性妖艷之風沉湎之

府五

五

慾黷貨之情勢所必至第以詞命之重不
得以狎昵叅之故祇以服美為言耳嗚呼
三代且然况後世乎此不伎不求所以難
乎其選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
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
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
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
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錄曰此穆王也夫子豈與之歟曰非也臣

觀先朝之時非無車轍馬跡也而公私之途嘗分為二道是故綱紀法度刑政禮樂大公之選也盤樂遊觀聲色貨利已私之奉也公固不得以廢私私亦不得以害公二者常並行而不悖故不至於亂也夫子

不云乎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向使穆王逞其私智不以君牙為司徒而以造父為心膂五教五典混為一途君子小人並於樞要則小民之怨咨孰與之圖文武之謨訓孰與之紹茲聖

人列之於經正以見典常之不可紊綱紀
之不可缺其旨深矣

罔命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
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
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府五

六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
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
憚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

錄曰此僕正也見於周禮皆士人之職王
所與朝夕遊宴左右進退之不離也其屬
有祭僕所與供祀隸僕所與寢興戎僕所
與御戎齊僕所與掌輅得其人則薰陶漸

染納於善而不知不得其人則邪媚瞽惑
入於惡而罔覺自後世專用宦寺溺近親
幸而無官守言責故惟務巧言令色便辟
側媚獻諛啓寵崇貨納賂此於三代之時
史臣逆知其端雖以命伯罔實以訓萬世
府五
也豈待亂本已成而後其弊方彰乎
七
又曰二篇之書先儒謂當時仁人君子修
詞立誠以勸勵其臣正所以感動王也今
觀一則曰厥后自聖二則曰惟貨其吉茲
二言者受病之根也夫穆王豈曠曠於人

下者弋其馳騁放肆必以堯舜方自居
拒諫飾非必以禹湯賢聖自任不遑寢處
必以文武憂勤自解然後恣意行之而無
所忌憚矣侈心既生國誰與足此呂刑一
書始終以贖罪為言當時之重貨可知矣
而惓惓以繩愆糾繆望其僕臣便辟側媚
戒其耳目可謂善諷其君者矣不知伯問
聽之可以為解乎其將自任乎吾不得而
知則亦無得而辜矣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

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
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
世以滋大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其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饗歲貢終王先之訓也有不祭則修
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饗則修文有不貢則
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饗讓不貢告
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
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以是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府五

八

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饗征
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師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錄曰此幽王與弒之漸也夫履霜堅冰由
非一日穆之於康一再世耳文武之澤方
隆太平之基不墜蕞爾大戎何足畏哉而
不知蜂蠆之毒釀成滔天之禍宗周淪陷
實肇於此國語之托始亦猶夫子之意也
以是為防猶有無故而主圖燕之議遂致
靖康之禍者有漫然而興北伐之師率貽
匡山之憂者孟子不云乎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其諸耀德不觀兵之謂歟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

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府五

九

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饗王流于彘

錄曰夫利何以能卑王室乎周之興也一

則曰散鹿臺之財二則曰發鉅橋之粟而
海內向風幾致刑措民到于今稱之及其
衰也曰惟貨其吉曰惟訖于富而王人漸
微幾於列國至此下堂見諸侯矣芮伯之
言切近之殷鑒歟雖然後之大聖大賢若
子罕言利曾子以義為利孟子何必曰利
其意合其旨同以世降道陵人懷私欲乃
有良夫其人信執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所
以雖有夷厲幽平之難未若頭會箕歛之
竟亡也

詩凡伯刺厲王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
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
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
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

賢賢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天之方虐無然詭譎老夫灌灌小子躑躑
匪我言耄爾用憂譎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
之方儕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斃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昊天曰明及

府五

十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錄曰夫所謂之反者蓋明明在下赫赫在
上者常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者反也方
難也方蹶也方虐也方憊也天之怒未久
也憲憲也泄泄也譁譁也驕驕也始之意

怠玩悅從也蓋人之常情無深長之見遠
大之謀其心自以無復聖人未見可畏方
且安於苟且而不自知使能輔之以嚴憚
匡之以正直則必有以格其妄誕之心輕
躁之習辭輯而懾庶幾有瘳爾惟夫小人
不以大言欺之則以諛言毗之夫是其心
始放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然後詭隨無良
之人入而寇虐無畏之行作善人不得有
所為而民之愁苦極矣此原其始而言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棗克曾是在
位曾是在服天降陷德女與是力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對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美小大近喪

府五

上

人尚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
咨咨女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寬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錄曰此要其終而言也夫仁暴之相去遠
矣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
心者然也而末流遂至於魚休內異蜩蟻
沸美孔子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是時法度世臣自周召而下茅與凡芮與
祭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其號不得不深痛
不得不切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千古之下寧不再三嗟嘆

周宣王內有撥亂之志過災而懼側身修行

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
叔作詩美之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
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
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競競業業如霆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汨赫
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

府五

三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寇為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旱既大甚黜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
愔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
無友紀鞠於庶正疚於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
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

仰昊天曷惠其靈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本也夫視民如傷文
祖之實心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周禮之實事也以實心求實事安得不
兢兢業業如惓如焚乎此見先王不以常

數為解不以冥漠為辭而必以身當之然
後鞠於庶正疚於家宰靡人不周無不能
止一有懈怠之心吾見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安能以定衆正
乎然則漢武帝水旱常數之言宋神宗天

府五

十三

變不足畏之說皆其自悞非人悞之也嗚
呼執熱而不濯者無已時也遇灾而知懼
者不旋踵也此蹶然顛撥與勃然中興不
可同語也夫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流民喜之而作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
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政也夫有憂勤惕厲
之心而後有勞來安集之政小雅之先六
月功之首也斯錄之及鴻鴈義之最也與
民亦勞止蜩蟴沸羹者異矣

大夫刺幽王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

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羸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
有悔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
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
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踏誰號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
有莞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盜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如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府五

五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
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
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慙慙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
無祿天天是桮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錄曰板蕩之所謂憂譴告之時也此詩之
所謂憂忘予之時也桑柔之所謂滅亂生
之日也此詩之所謂滅傾城之日也蓋厲

惟貪暴至幽復以淫德極之此所以局天
躋地而若無所容乎抑此詩既以褒姒犯
其人又以臣僕犯其諱尚不以誹謗妖言
罪之使無骨肉之變犬戎之禍未可必也
柰何輻敗輪折竟莫之止天之仁愛卒無

以勝人之昏惑也豈不衰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燂燂震電

府五

十五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泉峩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衰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
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
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
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
三有事會侯多藏不憇遺一老裨守我王擇
有車馬以居徂向詎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
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羨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錄曰按周禮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未有所
謂相臣也幽王於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
總六官之事非相臣而何以皇父一人而

變亂成法遂致日食之變且於純陽之月
焉蓋幽王昏德不振加災於小民致土木
私興而不息群臣朋比以相從國之危亡
能幾何哉嗚呼厲王之時典刑未廢幽王
之世一老不遺厲王之時專利在已幽王

之世封殖自人此王身致亂雖同而王室
存亡各異歟

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
黍憫宗社之傾覆徬徨不忍去作詩曰彼黍
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錄曰夫子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詩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有以異乎曰無以

府五

六

異也夫東遷之變非小變也以天王則被
弑以臣子則被辱以社稷則被殘以宗廟
則被毀自開闢以來未始有之大變也而
當時付之不問君安於事仇臣安於忍耻
天地閉而不知闢人心亡而不知啓彼豈

不覩忝之離離而謂我何求哉蓋以傷王
政之不綱懼天討之遂廢是以欲進而不
能前也其知我者謂我見忝離而感嘆觀
宮廟而興悲不知我者謂我以一大夫而
冒膺存亡之運過計宗社之規思欲為其
所難為効其所難効故曰謂我何求然其
實不可頃刻而忘於懷也故復呼天而嘆
其其嘆非為已求非出位吾夫子刪詩之
時深契其意故亦云然以見春秋之不可
已亦大夫行邁之不可遏也其旨深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作春秋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而義何自而托始乎是時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是故諸侯各紀其年不奉天子之正朔

府五

七

矣列國各書其事不遵王者之無外矣此何等時也邵子曰五霸之時如冬如冬者地氣不升天氣不降閉塞而成抑何以望其復春耶雖以子貢之賢智尚欲去告朔之餼羊夫子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是禮也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狄不道所以
不同於禽獸何也夷狄不知有君禽獸不
知有春可以人而不如之哉正次王王次
春凜乎大一統之旨犯之者不赦之誅也
僭之者不避之罪也綱常正而體統尊人
紀立而禮義出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
不失矣

弘道錄



